

叙利亚与伊拉克战争

——兼论巴沙尔政府执政后对本地区政策的调整

王新刚

内容提要 巴沙尔执政后，为扭转不利于叙利亚的中东时局，调整了叙利亚对本地区的政策，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加强与本地区大国的合作。伊拉克危机爆发后，叙利亚逐步卷入其中，先是对美国“倒萨”采取不合作立场，继续推进与伊拉克的和解，继而又在安理会表达强硬的反战立场。其用意则是借力伊拉克问题，凸显阿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期间，叙美矛盾激化，导致叙利亚地区政治环境转趋恶化。虽然巴沙尔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使紧张的叙美关系暂趋缓和，但伊拉克战争后，叙美分歧依旧，叙以僵局、黎巴嫩问题等仍将是巴沙尔政府面临的难题。

关键词 “倒萨”战争 叙美矛盾 地区政治

作者简介 王新刚，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叙利亚卷入伊拉克危机，旨在借力伊拉克问题，凸显阿以冲突。其背景是巴沙尔执政后中东时局发生了不利于叙利亚的变化，以及美国“倒萨”的推进。为了应对变化中的时局，巴沙尔政府逐步调整对本地区政策，意在重新掌握叙以和谈主动权。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叙美矛盾骤然激化，巴沙尔政府面临严峻考验。

借伊拉克危机凸显阿以冲突

2000年7月巴沙尔执政后，中东时局发生了明显不利于阿拉伯方面、尤其不利于叙利亚的变化。其背景是，2000年3月叙以和谈再陷僵局，此后始终未有松动迹象。同年5月以色列撤军南黎巴嫩，叙利亚丧失了撬动叙以和谈的“支点”，同时其继续驻军黎巴嫩也遭到多方质疑。更不利的是，九一一事件后，叙利亚面临巨大的反恐压力。由于长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等激进组织，叙利亚背上了“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恶名，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九一一事件之后，更加招致美国的敌视和指责。

在此被动的形势下，美国的“倒萨”势头不断升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将反恐矛头直指伊拉克。2002年初，布什政府将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国家”，“倒萨”的步骤明显加快。9月，伊拉克核查危机再现，美英又在联合国提出含有动武意图的新决议案。对此事态发展，叙利亚深感不安。叙利亚认为，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在阿以问题上采取“相对超脱”政策，在巴以、叙以等一系列中东事务中偏袒以色列、推行更明显的双重标准，并推出叙利亚认为含有取代242号、338号决议之嫌的《米切尔报告》，现又发起“倒萨”之举，不仅会严重恶化已经于己不利的中东时局，而且将给中东和谈等一系列中东事务增添新的变数。因此，叙利亚对“倒萨”采取不合作立场。在“倒萨”前期，叙利亚就曾对美国呼吁叙支持“聪明制裁”，以及切断叙伊石油输送管道等要求不予回应，甚至继续推

进与伊拉克的和解进程。

2002年10月，安理会就美英新决议案进行磋商及其之后，叙利亚的反战立场更趋强硬。11月8日，叙利亚对1441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对此叙利亚的解释是，“这份决议不会被当做打击伊拉克的借口”，“如果它们关注伊拉克、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叙利亚就会支持安理会决议”。¹ 2002年底至2003年初，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全球反战浪潮此起彼伏，此间叙利亚多次重申反战立场，认为美国无权进攻伊拉克，并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进一步激起该地区民众的愤怒情绪。叙利亚副总统还谴责说，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而不见，却以伊拉克所谓武器计划为由威胁对其发动战争。

由此可见，叙利亚不断抬高政治姿态，进一步强化反战立场，一方面表明其反对美国的包括“倒萨”在内的任何可能导致中东局势复杂化的举措；另一方面则明显带有借力伊拉克危机，凸显阿以冲突的意图。然而，这一立场和意图的背后却隐含着更深层的动机，即通过伊拉克危机寻求推动叙以问题的新“支点”，进而摆脱被动局面，重新掌握叙以和谈主动权。

调整对地区政策重掌和谈主动权

为了应对不利的中东时局，摆脱叙以和谈主动权几乎丧失殆尽的局面，特别是在美国“倒萨”步骤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逐步调整了对本地区的政策。

首先，巴沙尔政府大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化解与伊拉克、约旦、土耳其等周边国家长期互不信任甚至敌对的困顿局面。巴沙尔执政后继续推进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和解进程。1980年叙伊断交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96年叙伊关系松动，是年5月伊拉克官方代表团多年来首次在大马士革出现，翌年5月叙伊经贸代表团实现互访，并签订了2000万美元的食品及药品协定。但此时叙利亚尚无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意愿。巴沙尔执政后，叙伊和解明显加快，2001年1月伊拉克副总统访问叙利亚，5月叙利亚在巴格达（阿尔及利亚驻伊拉克使馆）设立利益代表处，7月叙政府多年来首次公开致电巴格达，祝贺伊拉克国庆日。此间，双方官员互访频繁，并签订多项建立合资企业、开辟自由贸易区，以及开放1982年以来一直关闭的石油管道等协议。² 2002年6月，叙利亚经贸部长说，自1997年首次经贸代表团互访以来，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并根据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达成了价值20亿美元的交易。”

巴沙尔执政后继续推进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和解，既有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有地缘政治的意图。然而，当“倒萨”进入倒计时时，叙利亚借力伊拉克问题的用意日益明显，以致于逐步卷入伊拉克危机。

近年来，叙利亚与南北两个邻国约旦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引人注目。2002年6月，叙利亚军事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双方签署了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事合作协议。协议决定，两国交换军校学生和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双方还讨论了土耳其向叙利亚出售武器，以及共同生产国防装备等事宜。这一事态表明，双方自1998年10月以来因厄贾兰事件而紧张的关系有了明显突破，正如土耳其武装部队参谋长所说，“通过军事合作，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纪元”³。

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在世时，始终不能原谅约旦1994年与以色列签订和约的行为。1998年10月，叙利亚国防部长塔拉斯曾就约旦发表讲话说，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它只是叙利亚的

¹ 美联社联合国2002年11月8日讯。

² Volker Perthes, “Syrian Regional Policy Under Bashar al-Asad”, *Middle East Report*, Fall 2001.

³ 尼古拉斯·布兰福德：《叙利亚建立新联盟》，载[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6月26日。

⁴ 同上。

南部地区。然而在此后的“葬礼”外交及之后，叙利亚开始扭转与约旦长期不和的关系。当中东和平进程陷于崩溃，巴勒斯坦人不断掀起抗暴斗争时，叙约两国进一步化解前嫌。近几年约旦官员多次表示，叙叙关系在步入“最佳状态”¹。

叙利亚与土耳其及约旦关系的和解，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边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叙利亚地缘政治环境得以改善。土约两国，前者为美国的盟友，并与以色列保持准军事同盟关系；后者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并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因此，改善与土约两国的关系，不仅使叙利亚赢得了应对美国压力的筹码，而且将使叙利亚在叙以等中东问题上破解腹背受敌的窘境，进而在中东事务中重新赢得主动。

其次，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本地区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巴沙尔延续其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与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大国加强合作的政策。对叙利亚来说，发展与埃及、沙特的合作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叙以和谈进程中，埃及、沙特是叙利亚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纵深。尽管叙利亚与它们在约以、巴以和谈及黎巴嫩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但近年来叙利亚采取了尽力避免扩大分歧的措施；而埃及、沙特在支持叙利亚和谈立场的同时，也有意回避黎巴嫩等问题。当中东出现重大事件，以及叙利亚面临政治、外交等紧迫问题时，叙利亚与埃及、沙特等国均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叙埃两国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官员互访十分频繁。2001 年 3 月安曼阿盟首脑会议期间，叙利亚与埃及、沙特等国协调立场，共同批评伊拉克错失解决与科威特纠纷和冲突的大好时机。同年 7 月，叙利亚和埃及等国一道共同与伊拉克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哈菲兹·阿萨德前总统执政后期，加强与埃及、沙特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意图是，确立叙、沙(特)、埃三大国主导阿盟和阿拉伯政治的核心地位。巴沙尔执政后，禀承这一战略，继续加强三大国关系，尽管这一战略意图远未实现，但三大国密切磋商的机制已初步形成。而对叙利亚来说，更重要的是三大国关系已经成为叙利亚地区战略的支柱之一。

最后，在叙以问题上继续保持强硬立场，在具体事务上保持理智与克制；适度支持真主党等反以力量，维护叙黎特殊关系。巴沙尔执政前夕，即 2000 年 3 月叙以和谈再度陷入僵局，5 月以色列军队又神速地撤出南黎巴嫩。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态表明，叙利亚丧失了撬动叙以和谈最有力的“支点”，对叙利亚来说，日后的和平进程将更加艰难。然而，叙利亚并未因此软化长期坚持的强硬立场，巴沙尔甚至发表更激烈的言辞，称锡安主义是比纳粹更恶劣的种族主义。² 舆论认为，巴沙尔执政不久即发表态度如此强硬的讲话，其用意是在国人面前树立新领导人的强者形象，避免新政府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被矮化，同时也是向以色列显示，叙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强硬立场有任何改变。

另一方面，巴沙尔政府在叙以问题上也保持理智与克制，在继续坚持以色列必须撤出阿拉伯被占领土才能与其实现和平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多次暗示不愿卷入广泛的阿以地区冲突中，对 2001 年 4 月和 7 月以军空袭叙军驻黎阵地，叙方没有作出激烈的军事反应。西方舆论认为，巴沙尔政府的态度已与前政府在叙以问题上显示出较明显的不同，即不再以所谓“抵抗阵线”以及军事联盟等手段对抗以色列，而是更多地关注叙以问题，希望以和平手段解决戈兰高地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舆论也认为，叙政府虽与本地区极端民族、宗教等势力或组织有联系，但立场不尽相同，只要叙以双方妥善解决戈兰高地问题，叙以实现持久和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黎巴嫩问题是叙利亚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前，叙利亚已着手解决黎巴嫩问题。2000 年春，叙军开始从所谓“政治地区”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撤向“防御地区”，但这一部署被以色列的撤军行动所打断，直至 2001 年 6 月叙军重新部署才逐步完成。叙军的收缩与国际

¹ 尼古拉斯·布兰福德：前引文。

² Anders Stüding, Growth with Strength: Syria's Hardline Reformer,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February 2001.

社会的普遍质疑，特别是与沙特等国的压力和黎内部基督教阵营的不满有关。尽管以军继续占领叙黎两方认为是黎巴嫩领土、而以色列认为是叙利亚领土的沙巴农场，但沙巴农场问题并不足以构成叙军继续留驻的充足理由。甚至长期亲叙的黎政府总理哈里里也认为，叙黎关系应确立新的基础。¹

在沙巴农场问题上，叙政府采取边缘化政策，鼓励真主党开展适度的军事行动。但这一策略遭到以军激烈回应，继2001年4月和7月叙军阵地遭到以军轰炸后，2002年中叙军驻贝卡谷地的雷达设施又遭到以军空袭。事后，叙利亚欲以此向世人证明其驻军黎巴嫩的必要性，但从国际社会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反应看，这一理由已不再令人信服。至此，自和平进程启动以来，叙以和谈与黎以和谈相互捆绑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叙黎之间的特殊关系尚未动摇。就叙利亚而言，只要叙以和平不能实现，对黎巴嫩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的或是军事的都将维系下去。

叙利亚对本地区政策调整的战略意图是，改善地区政治环境、重新掌握叙以问题主动权。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美矛盾激化，叙利亚借力伊拉克危机凸显阿以冲突的意图不仅未能实现，而且巴沙尔政府又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巴沙尔仍面临考验

今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美关系渐趋紧张，且不断升级，原因是美国指责叙利亚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允许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涉嫌收容逃亡的伊拉克高官；支持恐怖组织；有意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然而美方的指控并非仅限于此，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称，叙利亚政府是“奇怪的，同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政权”，在伊拉克战争后“需要改变”。白宫发言人甚至称叙利亚是“真正的无赖国家”。鉴于如此空前的指责，国际社会猜测，叙利亚已被锁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面对严厉指责，叙利亚政府沉着应对，在全力反驳一切指控的同时，展开有力的行动，化解美方压力。叙利亚政府首先发起外交攻势，巴沙尔总统先后与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领导人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同时，积极寻求解决分歧的途径。另一方面，叙利亚高官与美国驻叙大使进行会谈，就解决双方分歧交换意见。此间叙利亚与埃及、沙特等中东国家的互动尤为活跃。叙利亚外长沙雷先与沙特外交大臣进行接触，后又访问埃及。本地区国家对叙利亚的外交行动均予以积极回应。埃及总统访问叙利亚，伊朗总统声明支持叙利亚，阿盟及约旦等阿拉伯邻国均表示反对美国攻打下一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政府也表明了希望叙美双方和平解决分歧的立场。其次，叙利亚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1. 立即关闭叙伊边界，不允许任何没有叙利亚正式签证的伊拉克人入境；2. 向到访的美国国会代表团保证，不向任何因战争罪而被通缉的伊拉克人提供庇护；3. 向安理会建议，将中东地区确立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尤其是最具破坏性的核武器，防止恐怖组织获取这些武器。

当大兵压境，以及会否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仍未确定的形势下，和解是叙利亚惟一的选择，即使为了避免日后美国的外交和经济制裁，对话解决分歧也是叙利亚的必由之路。就美国而言，国际社会认为，虽然通过战争手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在恢复伊拉克国内秩序、建立临时政府和通过选举产生新政府等方面，美国还面临许多棘手问题。在此背景下，经有关国家调解，叙美两国紧张对峙的局面渐趋缓解。

然而，叙美僵局虽然被打破，叙利亚面临的困境却日益凸显。

首先，叙美分歧依旧。

1. 恐怖主义问题，这也是伊拉克战争前及战争中双方舌战最激烈的焦点问题。九一一事件后，

¹ Volker Perthes, op cit.

双方曾多次在此问题上展开交锋。2002 年 6 月, 布什总统发表中东政策讲话时, 要求叙利亚关闭恐怖分子营地并驱逐恐怖组织, 还要求叙利亚在“反恐战争中选择正义的一方”¹。伊拉克战争后期, 当双方舌战不断升级时, 美国白宫发言人称叙利亚容留恐怖分子, 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鲍威尔也表示, 叙利亚不仅应检讨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 而且应特别检讨其在支持恐怖活动方面的所作所为, 并暗示要对叙利亚实施外交和经济制裁。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圣战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总部)等早已被列入美国国务院“国际恐怖组织”黑名单。美国要求解除真主党武装, 使其成为政治性组织, 并要求叙利亚关闭哈马斯、圣战组织和人阵总部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而叙利亚一贯认为这些组织都是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合法抵抗组织, 拒绝美国的要求。

2.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 叙美双方为此展开激烈交锋。** 2002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提到叙利亚试图建造包括沙林毒气在内的化学武器库。4 月上旬双方舌战中, 布什指责叙利亚发展“化学武器”, 拉姆斯菲尔德则强调, 叙利亚在过去 12 至 15 个月时间里进行了化学武器试验。叙利亚在拒绝这一指控的同时, 建议安理会将中东确立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并于 5 月 2 日正式提交议案。叙利亚此举一方面是回应美方指控, 为缓解叙美关系铺路; 另一方面也是外交上的自卫, 在不给美国留下任何口实的情况下, 将矛头指向以色列。因为叙利亚认为, 以色列才是真正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 如果将中东确立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那么以色列必将牵扯其中, 并使以色列问题凸显出来。但是叙利亚的议案没有获得美方支持, 鲍威尔今年 5 月初访叙时不仅直接要求叙利亚中止任何化学武器计划, 而且表示美国不会支持叙利亚的决议草案, 因为美国认为, 尽管消除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其长期目标, 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²

3. **叙美双方在中东形势、阿以冲突上的立场不尽相同。** 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其主导中东问题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在此形势下又适时推出中东和平“路线图”。由于“路线图”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将是伊拉克战后中东时局稳定的关键, 因此美国要求包括叙利亚在内的阿以各方均给予全力合作。鲍威尔今年 5 月访叙时就曾强调, 伊拉克战争的结束, 解决巴以冲突“路线图”的公布, 已使该地区局势有了根本性变化, 他敦促叙利亚接受萨达姆倒台后的中东现实。而此前美国对叙利亚的一系列指控, 其弦外之音就是力压叙利亚改变强硬立场, 在伊拉克、中东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然而叙利亚卷入伊拉克问题的初衷是借力伊拉克危机, 凸显阿以冲突。巴沙尔政府此举显示出超人的胆略, 但此举过于冒险, 以致于卷入伊拉克危机, 并与美国发生激烈冲突, 结果是借力未成, 反受其累。今年 4 月 30 日巴以和平“路线图”推出后, 叙利亚并未积极回应。同年 5 月 4 日鲍威尔回国后警告说, 如果叙利亚不能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巴以和平进程中作出建设性反应, 它将承担“后果”。

其次, **叙以僵局难以化解。**

2000 年 3 月以来, 叙以和谈一直处于僵局之中。伊拉克战争后, 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对叙利亚来说虽无明显的唇亡齿寒之忧, 但严峻的叙以和谈形势已迫在眉睫。在“倒萨”战争酝酿阶段, 以色列就曾多次指摘叙利亚藏匿伊拉克的生化武器。战争后, 以色列总理沙龙借“倒萨”之风, 向叙利亚提出多项要求, 其中包括解散叙利亚支持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美国“倒萨”战争得手给以色列提供了向叙利亚施压的大好时机, 虽然以色列未必会借此时机对叙利亚动武, 因为叙利亚毕竟不同于巴勒斯坦, 沙龙也明确表示, 对叙利亚的压力应集中在政治、经济等方面, 动武并非必要, 但叙利亚将承受美国及以色列两方面更大的压力已成定局, 特别是以色列强硬姿态近期不可能软化。今年 5 月初, 叙利亚秘密提出和谈建议, 立即遭到以色列的回绝。因此, 尽管近年来为改善地缘政治环境叙利亚作出

¹ 尼古拉斯·布兰福德: 前引文。

² 新华社大马士革 2003 年 5 月 3 日讯。

了巨大努力，但是在叙以问题上的不利局面没有改观，意欲重握叙以和谈主动权的意图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在伊拉克战争后陷于更加被动甚至是孤立的境地。

最后，黎巴嫩问题再度凸显。

伊拉克战争前，叙黎两国特殊关系基本稳定。战后，叙黎关系面临考验。第一，叙军留驻黎巴嫩又遭国际社会质疑。今年5月初，法国再次敦促叙利亚撤军。鲍威尔访问黎巴嫩时声称，支持黎巴嫩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其言外之意就是要求黎巴嫩摆脱叙利亚政治及军事等控制，要求叙利亚撤军；第二，今年4月下旬以来，黎巴嫩内部要求叙利亚撤军的呼声又起，特别是基督教阵营中反叙声浪再度高涨；第三，作为叙利亚战略盟友的真主党再次受到美国的压力，鲍威尔告诫黎巴嫩官员，尽快结束真主党武装在南黎巴嫩地区的驻防，以政府军取而代之。黎巴嫩政府虽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并当面回应鲍威尔称真主党武装是反对以色列的重要力量，但在伊拉克战后新的中东形势下，在黎内部反叙呼声高涨的景况下，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叙黎特殊关系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叙军撤离恐难以避免，真主党这一重要筹码也更难以保全。

叙美矛盾依旧，叙以僵局难解，黎巴嫩问题凸显，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地区政治环境明显恶化，巴沙尔政府面临艰难抉择。

但也应看到，叙利亚毕竟是中东地区不容忽视的政治大国，仍然是阿以和平进程中的关键角色，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策的调整，地缘政治空间也有所改善，当叙美关系骤然紧张之际，叙利亚外交回旋余地逐步显现。巴沙尔政府在外交方面的灵活务实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普遍称赞巴沙尔是既善于察风观雨，又能主动出击的中东政治新星。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今年评论他与巴沙尔的会谈时说：“叙利亚不再是华盛顿在中东的下一个目标。我们正在与大马士革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外电也评论说，大马士革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美国国务卿与叙利亚领导人建设性地而且友好地讨论了关于在叙利亚活动的许多恐怖组织，以及叙利亚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¹这些都表明，叙利亚在外交方面的灵活与务实。当然美国调门的改变是“期待”叙利亚与美国的合作，而在伊拉克战后的中东形势下，“合作”又是叙利亚难以取舍的选择。但是在叙以和谈、黎巴嫩等问题上，巴沙尔将面临严峻考验。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叶夫根尼·舍斯塔科夫：《美国建议叙利亚断绝与极端分子的关系》，[俄]《消息报》，2003年5月5日。

The Doha Round and Africa

Yao Guimei

pp. 27– 31

After 8 rounds of negotiations and continuously supplemen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hich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normalizing international trade behaviors. The increasing marginalization of Africa not on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weaknesses of the WTO's system, which restrict the roles of the weak and small nations and put them in a passive status, but also with former African countries' subjectively paying not enough attention to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The Seattle Conference proved to be a watershed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change their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WTO-related issues. African countries are tak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Doha round, seeking for and safeguarding their deserved rights and status. However, challenges in agriculture, textile industry, trade-related issu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atent protocol, and their abilities to negotiate new topics suggest that African countries must take every step very carefully.

Comment on European Union's Aid to Africa

Zhang Yongpeng

pp. 32– 37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in the African – Caribbean – Pacific Region, the E. U.'s aid to Africa is a principal part of its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From the Lomé Convention to the Cotonou Convention, the policies of the E. U.'s aid toward Africa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the fields of aid continue to expand. Despite of various problems, such as the limitations of aid capital and aid result, the various fields and pro-

grams of aid, the successful cases under the framework demonstrate that E. U.'s aid to Africa has yielded some relatively positive results in alleviating some difficulties and satisfying some needs of African countries. Nevertheless, aid alone cannot solve Africa's problem of underdevelopment. African development calls for the common efforts of many sides, fundamentally those of African countries themselves.

Syria and the Iraq War

Wang Xingang

pp. 38– 43

When Bashar came into power,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s facing Syria in the Middle East, he adjusted Syria's policies toward the region, ameliorated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with the regional powers. When Iraqi Crisis broke out, Syria gradually involved in, first took uncooperative stances toward America's "overthrow – Saddam – policy", then continued to promote reconciliation with Iraq and finally expressed its uncompromising anti-war stances at the UN Secur-

ity Council. Making use of the Iraqi Issue, Syria intends to highlight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s. During the Iraq War,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yria and the U. S. intensified, resulting in the deterioration of Syria'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lthough Bashar's flexible and pragmatic foreign policies lessened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ost-Iraq War Syria – U. S. disagreement, Syria – Israel deadlock and the Lebanon issue remain the main challenges facing the Bashar government.